

眼鏡

6A 葉婉翠

傑新沒有近視，沒有散光，也沒有老花，但他卻掛着一副無度數的無框眼鏡。他是一名律師，穿着整齊畢直黑色西裝，利落的紅色領帶予人精神醒目的感覺，黑色頭髮用髮泥固定起來，一雙懾人的眼睛藏在一副無框透明的眼鏡後，提着公事包，是一個典型的專業人士。他曾經有過荒唐的年輕歲月，但光陰荏苒，他明瞭自己不能再荒唐下去，所以他重操故業。他無近視，但無框眼鏡能給人安全可靠的專業感，縱使他不喜歡戴眼鏡，但礙於現實生活的逼使，他屈服並架上眼鏡，佯裝近視，把他雙目勾魂的光芒給遮擋下去，深邃的眼睛帶着無奈和憂鬱，他並不喜歡這樣。眼鏡像鐵籠般困着他，他活在框架內，被緊緊規範，他必須循規蹈矩，給人成熟穩重的感覺，才能獲得客戶的信任，這些年來，他真的被這四方框，框住了內心。

「你的眼鏡很沒趣，為什麼不換一些比較時髦的款式？我可以介紹……」少芳喋喋不休地煩擾着傑新，她是這裏的辦公室助理，其貌不揚，大大的像鴨子的嘴巴，加上單眼皮的眼睛，確實不是一個美人胚子，但是平庸的她，卻是名「眼鏡狂」。她自小就討厭自己的樣子，特別是那對小得可憐的單眼皮眼睛，當她發現眼鏡竟可修飾或遮掩眼睛的時候，她便瘋狂愛上眼鏡。中學的時候，她沒有告訴父母實況，她並沒有近視，但她從中一起，便一直戴着不同顏色的眼鏡，紅、黃、橙、青、綠、藍、紫，繽紛的顏色，她一一擁有，粗框、幼框、無框，她一一蒐集，墨鏡、無鏡片眼鏡、玩具眼鏡，她也不放過。她不惜為眼鏡一擲千金，眼鏡彷彿已融入她的身體，成為她身體的一部分，

她需要眼鏡，因為浮誇奪目的眼鏡，令人只注意到她的眼鏡，很少人會仔細注意她的臉，她不知道這是壞事還是好事，只要轉移人們的視線便好，她討厭那對小眼睛。

傑新沒有理會少芳，他認為少芳不理解他為何要戴眼鏡的原因，但其實傑新和少芳是同一類人。這時，另一個同事拿着一副紅色眼鏡走過來說：「唉！少芳、傑新，你們認為戴眼鏡折不折磨人？我患上近視了，要佩戴眼鏡。唉！你們近視深嗎？脫下來還能看清楚事物嗎？聽說戴眼鏡久了，近視會愈來愈深，你們有沒有變深……」辦公室一片寂靜，只有那個同事一臉愚昧的不斷發問。

下班後，少芳打算到眼鏡店物色新款眼鏡，卻遇上傑新正在凝神注目地看着櫥窗上的眼鏡，正當少芳想上前伸手向傑新打招呼的時候，身後轉來熟悉的抱怨聲：「唉！我患上近視了，真可憐，被迫要戴眼鏡，戴眼鏡很辛苦啊！要是我沒有近視，這輩子我也不要戴眼鏡！假如有人沒有近視卻戴眼鏡，不是白痴便是有神經病，唉！好可憐！」然後，另一聲音搭腔：「眼睛沒有問題，誰會戴眼鏡啊！有近視、老花才要戴眼鏡！」

少芳伸出去的手又縮回了，這時傑新回過頭來，他們「八目相投」，面面相覷，看見同樣面紅耳赤的人……